

黄洋界上炮声隆

——《西江月·井冈山》赏析

■汪建新

主力回到井冈山,了解黄洋界保卫战详情之后,他欣然命笔赋诗:

《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词的上阕描写黄洋界保卫战敌我双方态势。“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单刀直入,展现出战火纷飞的现场。旌旗和鼓角都是古代用于指挥战斗、激励军威的器具,如“陪敌挫金鼓,摧锋扬旆旌”(南朝梁刘峻《边塞》);“旌旗遍野塞云开,金鼓连天朔雁回”(明谢榛《塞上曲》)。毛泽东在“旌旗”“鼓角”之前分别冠以“山下”“山头”,点明这是一场山地保卫战。句尾分别续以“在望”和“相闻”两个动词,更让人仿佛放眼战场,耳闻杀声。“敌军围困万千重”,反映出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而“我自岿然不动”,生动刻画出井冈山军民临危不惧、从容应敌的英雄风貌。

词的下阕则指明了黄洋界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属纪实描写。“壁垒”指严密坚固的工事。“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与“岿然不动”前后照应,既庄重雄浑,又韵味深长。“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巧妙地渲染出那门迫击炮退敌的情节。“敌军宵遁”与“敌军围困万千重”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没有铺陈细节,以战斗的结局收尾,点到为止,力透纸背,从而更发挥了小令的特点。

二

《西江月·井冈山》是记录井冈山斗争的史诗华章。这首词使黄洋界名扬天下,甚至成为井冈山的代名词。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没有以《西江月·黄洋界》为题,而要舍小取大,以《西江月·井冈山》为题呢?

客观地说,就战争规模、持续时间、

激烈程度、战术谋略而言,黄洋界保卫战并不突出。而诗人毛泽东却对此格外高看一眼,着墨最多,三首井冈山词都提到了“黄洋界”。“黄洋界上炮声隆”“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

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认真品读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对这次战斗的描述:“八月三十日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冒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毛泽东在文中的用词是“井冈山”,而不是“黄洋界”。

“早已森严壁垒”,是黄洋界保卫战取胜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巩固根据地三条方法中的第一条就是“修筑完备的工事”。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也说井冈山根据地“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这是毛泽东“备战”思想最早的诗意表达。而“更加众志成城”,则是黄洋界保卫战的制胜法宝,正如《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致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五百里井冈山,不是一个孤立山头,而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井冈山的斗争》明确记载:“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朱砂冲、桐木岭、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而所谓“山下”,指井冈山五大哨口以下的黄坳、五斗江、拿山、茅坪等山麓地区。敌人的进攻目标是井冈山,黄洋界首当其冲。统观《西江月·井冈山》的构思,全词紧扣“井冈山”,先描写“山下”“山头”的广阔战场,次概括敌我对峙、激战的情景,再分析全山战备情况和军民战斗姿态,最后突出黄洋界一战的胜利,逻辑自然,层次分明。1960年,陈毅跋《西江月·井冈山》:“是役,井冈山根据地赖以保全,有

扭转战局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着眼全局,为何以“井冈山”为题,而不是以“黄洋界”为题了。

三

1959年3月5日,谢觉哉初到井冈山时,诗赞井冈山:“祝贺你以前是中国的第二山,今后永远是中国的第二山。”1962年3月,朱德重访井冈山时,挥笔题写“天下第一山”。这“天下第一山”的殊荣,是从政治意义而言的。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黄洋界保卫战不是简单的退敌成功,而是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捍卫了毛泽东苦苦寻求到的中国革命道路。没有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探索,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峰回路转。所有这一切,是毛泽东具有浓郁井冈山情结的根本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上山”的思想。1927年6月,毛泽东指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毅然引兵井冈。“朱毛会师”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初步形成。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一步。1934年1月,冯雪峰到瑞金时,对毛泽东说:鲁迅读过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词,认为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开怀大笑。鲁迅先生的这句妙评,与毛泽东要上山去做“特殊的山大王”主张,可谓不谋而合。

| 阅图

踏月巡逻

■摄影/撰文 侯崇慧

照片拍摄的是武警甘肃总队兰州支队某中队官兵巡逻的场景。这个中队驻守在大山深处,官兵常年以大山为伴,以哨所为家,默默守卫着一方安宁。画面中,拍摄者以仰角记录下官兵踏月巡逻的剪影。月亮、云彩与士兵融汇在一起,仿佛一幅生动的水墨画。

★ 作品背后的故事

牛年春晚的舞台上,一首由军旅歌手雷佳演唱的新歌《请放心吧,祖国》,伴随着新年的钟声飞进了千家万户。这首歌颂新时代戍边官兵的音乐作品,以其独特的军旅风格、多彩的音乐语言和生动感人的画面,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壮丽的戍边图,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网友纷纷留言:“因为有了边防军人的坚守与牺牲,才有了我们的岁月静好与万家团圆”“一曲撼动天地的英雄壮歌”“向边防英雄致敬”……

用音乐形象彰显新时代戍边官兵听党指挥、矢志强军、听令而战的忠诚品格与使命担当,是这首歌曲鲜明的主题。词作者陈道斌,曾多次随文艺轻骑队深入边防部队体验生活。在西陲雪域高原,他真切感受到边关将士“枕戈待旦、戎边履冰、卧雪砺精兵”。他说,战友们扎根雪域、以身铸碑,宁肯高原原理志骨、决不丢失一寸土的奉献精神 and 血性胆气,让他感觉“真正走进了‘精神的高地’”。从边关回来后,他又查阅观看了大量边防军人戍边卫国的事迹材料和录像资料。官兵“头顶边关月,拉弓箭在弦”的备战常态,像钢钉般牢牢铆在生命禁区的壮举,以及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戍边情景,像火花一样点燃了他积蓄胸中的激情和创作灵感。他感慨地说:“每一名戍边军人都是边境上的界碑,他们站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创作歌词时,陈道斌将目光聚焦在“世界屋脊”这一特定环境,从多个视角去发掘戍边官兵身上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穿过峡谷,越过冰河,我在长长的边境线上巡逻;我站立的地方有多高,这里叫做挂在天上的哨所……”歌词以开阔的视野,浑雄的气势,生动描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辽阔壮美,抒发了戍边官兵矢志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在宏大格局中,作者又借助精微的具象点染主题。从喀喇昆仑翱翔的雄鹰到战士手中铿锵的钢枪,从空气稀薄的云端哨所到漫长国境线上的一座座界碑,歌词展现了戍边官兵在恶劣环境中绽放的壮美青春,把官兵的初心与梦想化作言简意赅的铿锵誓言:“我在千里边关向妈妈承诺,寸土不让,寸土不丢!脚下的土地再小,也属于中国!”这既让人领略了官兵忠于使命、以身报国的坚定信念,又巧妙地推进了歌词意境,让人们听到了戍边官兵唱给祖国的炽热心声:“请放心吧,亲爱的祖国!当我在战场上倒下,请别难过,那鲜血染红的大地,明天会开出更美的花朵;当我在战斗中牺牲,请别难过,我化作翱翔的雄鹰,也要守卫着祖国的山河。”这种宏阔和细微的缜密结合,于细节中演绎出大意境,使作品感情起伏有致,节奏张弛自如,既浓墨重彩地渲染出戍边官兵誓死捍卫神圣国土的决心意志,又细腻传神地刻画出官兵丰富深沉的情感世界,鲜活地塑造出新时代边防军人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

曲作者王喆以饱满的情感和娴熟的技巧为这部作品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使词曲达到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为了准确表达边防军人的内心世界,王喆力争“从一名士兵内心独白的角度谱写旋律”,使音乐散发浓郁的兵味兵韵。最终这首歌在充满朝气的抒情旋律中融入了坚定有力的进行曲风格,使歌曲既具有催征的战斗品格,又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音乐结构采用主副歌两段体结构,主歌部分的旋律注重叙事性,像说话般娓娓道来;飘曳的军号,舒展的音线和

戍边官兵的深情赞歌

■黄志凡 本报记者 袁丽萍

交响乐的创作手法,为歌曲的发展铺垫出壮阔的氛围,抒发了官兵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眷恋之情。副歌部分的旋律明亮昂扬,在调式的变化和跌宕的音程中,坚毅乐观的情绪被铿锵的节奏诠释得激情昂扬,烘托出雪域军人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和所向无敌的必胜斗志,使音乐闪烁着英雄主义的亮色。雄浑的男声合唱与抒情的女声独唱,融汇成听觉上和谱美妙的和声,把歌词的思想内涵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当结尾用反复上行的音调和全曲最高音唱出主题时,边关军人可亲可敬的形象仿佛跃然眼前。这荡气回肠的豪迈乐曲,每个音符都仿佛燃烧着戍边官兵的热血,每段旋律都仿佛回荡着赤诚奉献的强音。

军旅歌手雷佳的演唱声情并茂,自豪且坚定的深情吟唱拨动着观众的心弦,极具穿透力的高音给人以灵魂的震撼。作为军旅歌手,她曾多次随文艺轻骑队到边防一线为兵服务演出,被边防军人卫国戍边的事迹深深打动。谈及演唱这首歌的感受时,她说:“演唱这首歌,我十分激动,因为在身后的荧幕上,出现的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他们的脸庞虽历经风霜,但笑容却最打动人心;他们中有的在军家里还是个孩子,但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成为英雄的战士!”

春晚演出后,雷佳在朋友圈写道:“希望自己用歌声在万家团圆的时刻,告诉大家,有一些人正在用青春和生命守卫着这片温暖的土地,守护着万家灯火。他们的坚守与牺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这种对边关军人深厚的情感,在她的艺术演绎中得到充分抒发,也让这首歌更好地表达出对新时代戍边官兵及其崇高精神的深情礼赞。

兵 漫

学党史 守初心

■建龙/绘

陶雅晴/文



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革命英雄纪念馆。



听老英雄讲述战斗故事。



学习讨论党史知识。



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练兵热情。

睡。毛泽东还在苦苦思索着红军的命运,难以入眠。寂静的深夜,雾霭沉沉,一片漆黑。他提着马灯,借着微弱的灯光,在小道上向周恩来居所走去。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甘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那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后来得知,蒋介石已令重兵驰援打鼓新场,红军如果真去硬攻,必将陷入重围。

回程中,路过苟坝附近的花茂村,村容整洁优美,鲜花摇曳,繁花茂盛,正如村名。我望向远方,青山如黛,连绵起伏,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几头黄牛正悠闲地吃草……好一幅乡村美景。

站在花茂村口,望着通往苟坝公路边马灯造型的路灯,我不由得又想起1935年春夜,苟坝那盏马灯。那是盏富有深邃智慧的马灯,那是盏闪耀光辉思想的马灯,那是盏冲破暗夜、走向光明的马灯。

★ 艺 境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名不见经传。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南下时,决定选择在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从此,井冈山在中国历史上有了极为独特的重要位置。1928年秋,毛泽东写下《西江月·井冈山》;1965年,毛泽东又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三首词均以“井冈山”为题,一再吟咏,思念深厚,足见井冈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之重、情结之浓。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他率领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1万多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28年7月,湘赣敌军“会剿”井冈山。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等人错误决定,指令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分兵向湘南冒进,结果遭致“八月失败”。毛泽东当时正在永新指挥三十一团作战,闻讯后当即命其第一营迅速撤回井冈山,他自己亲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湖南桂东方向迎还红军大队。

8月下旬,就在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还在湘南,毛泽东率部前往桂东迎还红军大队之际,湘敌吴尚三个团,赣敌王均一个团,从酃县向井冈山猛扑而来。8月30日,敌军开始进攻黄洋界哨口。红军守军不足一营,险隘据守。31日中午,战士们将一门迫击炮从茨坪军械所搬上了黄洋界,两发命中。炮响之后,各个山头吹起军号,军民喊杀声一片。敌人误以红军主力已经杀回山上,连夜逃之夭夭。

9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



★ 红色足迹

苟坝是贵州遵义以南的一个小山村。马灯是一种可以提在手上,防风避雨的煤油灯,因骑马夜行时,常挂在马身上而得名。原本不知名的苟坝,与一盏马灯结合在一起,其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往事。

时至春天,黔北乡村满目葱茏,农舍白墙的转角处,勾勒着砖红色的线条,挺拔俊秀,透出民居特有的风格。柏油马路蜿蜒在青山绿水间,如画中行。进入枫香镇境内,路灯的造型十分别致。灯杆的顶端是一颗红星,伸出的“臂膀”是一支“步枪”的造型,下面还挂着一盏马灯,一下子仿佛将人带进了战火纷飞的岁月。

苟坝已在眼前,三面高山环绕,南北长,东西窄,远远望去,呈葫芦状。在我眼里,它更像一盏巨大的马灯,静卧在崇山峻岭间。这独特的地形,非常有利于当年红军的隐蔽。

清静的路旁,几段低矮的土墙上爬

苟坝那盏马灯

■唐红星

满了花,淡淡的粉,鲜亮的红,明艳的黄,正吐出缕缕芬芳。村口古木参天,有着400多年树龄的老树,依然生机盎然,郁郁葱葱,仿佛宣告着小村悠久的历史。

村中曲径通幽,阡陌纵横,一派田园风光。花草掩映下溪水潺潺,这是从村北的马鬃岭汩汩流出的几处山泉汇聚而成,终年不息。溪流又与村前“龙井”的淙淙泉水汇合,流向远方。

村上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砖墙围护。红军医院、周恩来旧居、朱德旧居、马灯博物馆、毛泽东小道,连同墙上依稀可见的红军标语,无不雕刻着那段难忘岁月。最引人注目的一座黔北风格的四合院,高高的朝门,宽敞的院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原来这是卢氏一

族的屋舍,又称“新房子”,也是当年红军长征时苟坝会议会址。里面陈列的旧物,沉淀着那段重要会议的记忆。

1935年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3月10日凌晨,中革军委接到红一军团的急电,请求攻打打鼓新场守敌。打鼓新场距苟坝百余里,堡垒坚固,易守难攻。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就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中央负责人在苟坝进行讨论。与会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在全面分析敌情后,坚决主张不能打。最后经过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决定攻打打鼓新场。

春寒料峭,夜深清冷,人们早已熟